

# 经历体的特定性与来源意义研究\*

陈前瑞 杨育欣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提 要** 经历体包含两种用法:一是表示特定时间的经历,为特定经历用法,如“我昨天吃过烤鸭”;二是表示非特定时间的经历,为非特定经历用法,如“我以前吃过烤鸭”。专门用来表示经历意义的经历体形式与这两种意义构成了直对型、偏侧型、倾向型和涵盖型四种基本对应关系。某种语言中多个经历体形式与这两种意义可以构成更为复杂的匹配关系。经历体可以源自完结体、结果体、限量体、惯常体四种体貌意义以及趋向意义等五类,五类来源意义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十类较为具体的词汇意义。

**关键词** 完成体 经历体 类型学 语法化 特定性

## 1. 引言

在类型学研究中,经历体也叫经历性用法,通常指用专门的形式表达的经历性用法,是完成体的多种用法之一。本文研究经历体所表达的事件的时间类型、形义对应关系以及经历体形式的意义来源。Dahl (1985:140)已经注意到在其 64 种语言样本中经历体见于 8 种语言,虽然分布于不同的区域和语系,但主要集中于非洲和东亚;即使不能把经历体视为一种区域现象,经历体的形成似乎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区域因素的影响。对于经历体的专门研究自然也主要见于东亚语言。从本文的视角来看,其中标志性的文献主要有三种。一是 Inoue (1975)对日语经历体形式 *V-ta koto ga aru* (有……的经历)的详细描写,被 Dahl (1985)等类型学研究广为引

---

\* 本文得到吴福祥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功能 - 类型学取向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14ZDB098)的资助。论文部分内容曾以《经历体的类型学思考》为题在第二届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与民族语言研究学术论坛(2012 年 11 月,北京语言大学)上宣读,得到了戴庆厦教授、崔健教授、胡素华教授等的指教。谨此一并致谢。

用。该研究指出 *V-ta koto ga aru* 不能使用于说话时间较近的“上周”“上周二”等,只有与较远的“去年”搭配才比较自然。二是王还(1988)对“过”和词尾“了”的比较,该文提到“过”所在事件的两种时间类型,并进一步认为二者的主要差别不在于特定时间和非特定时间的区别,而在于现在和过去的对比,说“去过”某地肯定现在不在那里。三是 Kim(1998)通过比较中日韩三种语言的经历体形式的用法,指出 *ess-ess* 表示经历的时候主要与离说话时间较近的时间共现,这是一种特殊的表示限定或特定情境的经历的用法,从而区别于只能与离说话时间较远的非特定时间共现的经历体形式 *un il i iss* (有……的经历)。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第一作者在课题组的一系列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历体的两种用法:一是非特定经历用法,如例(1)a“我一直没吃过呢”,表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经历,可以与非特定的时间状语共现;二是特定经历用法,如例(1)b“我昨天吃过烤鸭”,表示过去较近时间的经历,可以与较近的时间状语共现。经历体形式在能否表达特定经历或非特定经历上的属性概括地称为经历体的特定性。

(1)a. 我们去吃北京烤鸭吧,我一直没吃过呢。

b. 我昨天吃过烤鸭,也就那样儿。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总结东亚和东南亚部分语言中经历体形式在特定性上的表现类型,进而分析特定性的性质以及在特定语言中形式和意义匹配的方式,总结经历体形式在发展出经历体意义之前的体貌意义类型及其词汇意义的来源类型。

## 2. 经历体形式与用法的对应类型以及多种形式的形义匹配模式

语言中的经历体形式虽然是表达经历体意义的专门形式,但有些形式仍然具有多功能性,因此这里讨论的仅限于这些形式与其经历体意义的对应类型,而不考虑与其相关的完成体的其他用法。虽然一些语言中经历体和完成体会有编码上的差异,但就意义本身而言,经历体与完成体的其他用法的区分本质上是一种语用性质的区分(参见陈前瑞,2016),难免会存在不同用法之间模糊理解的现象,因此本文仅涉及比较典型的经历体用法,对于经历体的边缘用法暂不考虑。经初步归纳比较,一种语法形式与两种经历体的一种或两种用法存在直对型、偏侧型、倾向型、涵盖型四种对应关系。

### 2.1 直对型

直对型常见的形式是一个经历体形式对应于非特定经历。日语的非特定经历用 *ta koto ga aru* 表示,只能与非特定时间状语共现,表达非特定事件,如例(2)(参见 Inoue,1975:79)。

(2) John wa kyonen / ? sengetsu / \*senshuu / \*senshuu no suiyobini  
 John last year last month last week on Wednesday last week  
 Nihon o otozure-ta koto ga ar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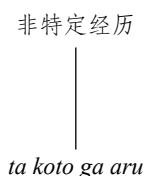
Japan visit EXP

‘John visited Japan last year/?last month/\*last week/\*on Wednesday last week.’

“约翰去年/?上个月/\*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三去过日本。”(Kim, 1998:175)

*ta koto ga aru* 可以与“去年”义的时间状语共现表示非特定事件, 不能与“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三”义的时间状语共现表示特定事件, 说明其形式与意义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王学群(2014)的问卷调查, 从“刚才”至“几年前”, 事件时间离说话时间越远, 使用 *V-ta koto ga aru* 的可接受度就越高, “一周前/几天前”是一个分界点, 比其更短的时间间隔难以成立。因此在日语中 *ta koto ga aru* 形式与非特定经历体用法的对应关系可以用(3)来表示:

(3) 日语经历体意义与形式对应关系



## 2.2 偏侧型

据 Kim (1998), 韩语存在一个主要用于特定经历的经历体标记 *ess-ess*, 经常用于肯定句, 如例(4)的 a 句。另外 *ess-ess* 还可以表示非特定经历, 使之成为一个语用上显得特定的事件, 如例(4)的 b 句, 强调的是去年而不是今年或前年去的日本。可见该形式的特定经历和非特定经历形成一种偏侧型对应, 主要偏于特定经历, 用于非特定时间时会产生特定的语用含义。

(4) a. John un cinancwu swuyoil ilpon ul pangmwunhay-ss-ess-ta.

John last week Wednesday Japan visit EXP

‘John has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visited Japan last Wednesday.’ or

‘John visited Japan last Wednesday.’

“约翰上个星期三去过日本。”

b. John un caknyen ilpon ul pangmwunhay-ss-ess-ta.

John last year Japan visit EXP

‘John has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visited Japan last year.’ or

‘John visited Japan last year.’

“约翰去年去过日本。”(Kim, 1998:177)

韩语另有一个仅用于非特定经历的经历体标记 *un il i iss*, 如例(5), 可与表示“去年”的时间状语共现, 不可以与表示“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三”的时间状语共现, 经常用于否定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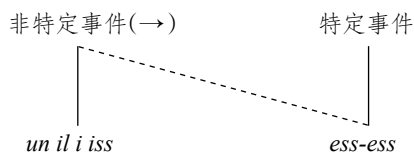
(5) John un caknyen / ?cinantal / \*cinancuu / \*cinancuu swuyoil  
 John last year last month last week on Wednesday last week  
 ilpon ul pangmwunha-n il i iss-ta.  
 Japan visit EXP D

‘John has had the experience of visiting Japan / during the last year / ?( during ) the last month / \*last week / \*on Wednesday last week.’

“约翰去年 / ? 上个月 / \* 上个星期 / \* 上个星期三去过日本。”(Kim, 1998:175)

韩语的 *ess-ess* 与 *un il i iss* 这两种经历体形式与两种经历体用法分别构成偏侧型和直对型关系, 两者共同形成一个二对二的扭曲型匹配关系, 即(6)。其中偏的对应关系用虚线表示, 侧重的对应关系仍用实线标注, 虚实线共同表示偏侧型对应关系。

(6) 韩语经历体意义与形式的对应关系



### 2.3 倾向型

苏州话的经历体标记既有方言色彩更浓的“过歇、歇、歇过”, 又有受北方话影响的“过”。据杨莹等(2012)对苏州评弹语料的量化分析, 这两类标记之间形成了倾向性差异: 两类标记都可以用于特定事件和非特定事件, “过歇、歇、歇过”与非特定事件的联系更加密切, 从而多用于否定句, 如例(7)(8)(9), 且多用于离说话时间较远的经历, 文本中没有发现用于表示刚刚发生的最近经历的用例; “过”与特定经历用例的联系更为密切, 多用于肯定句, 可以用于最近经历, 如例(10)中的“刚刚”。

(7) 俚他勹没喝过歇茅台。

(8) 奴你浪在北京读书, 勹没去歇长城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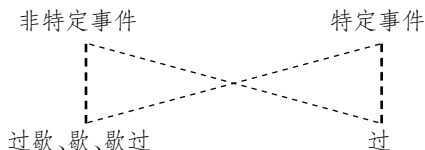
(9) 辮这种人勹没见歇过。

(10) 侬你刚刚讲过俚他格的人蛮好格的。

苏州话的这两类经历体形式与两种经历用法分别构成倾向性的对应关系, 可用粗的虚线表示更为密切的联系, 用细的虚线表示不那么密切的联系, 即(11), 两组共

同构成二对二倾向型的匹配模式。在调查苏州话方言时发现,母语说话人明确否认两者之间存在语感上的不同,从而与上文的偏侧型形成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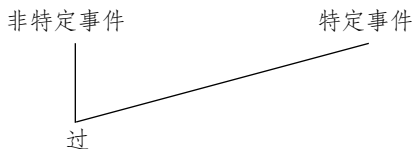
(11) 苏州方言经历体标记意义与形式的对应关系



2.4 涵盖型

汉语的“过”自如地适用于特定经历和非特定经历,如果不是通过跨语言比较分析出这两种用法,一般的母语说话人难以意识到这两者的区别,因此可以将这种对应关系概括为涵盖型,其意义与形式的对应关系见(12)。这一形式所对应的两种事件类型也会存在数量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事件本身的数量差异的体现。这与上文的偏侧型也有所不同。

(12) 汉语经历体的意义与形式的对应关系



根据杨育欣(2014),马来语的经历体标记 *pernah* 跟汉语普通话的“过”类似,可以表示非特定经历和特定经历,分别如例(13)(14)。当然,马来语也有多个具有细微差别的经历体形式,这些形式在特定性上的细致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13) Saya belum pernah jumpa orang Jepun.

1. 单 否定 经历 见 人 日本  
“我还没见过日本人。”

(14) Hamba kira kita pernah ber-jumpa di gelanggang hamba,

1. 单. 谦称 认为 1. 复 经历 交互 - 见面 在 竞技场 1. 单. 谦称  
di Desa Perwira se-pekan lepas.  
在 乡村 英雄 一 - 星期 过去  
“我认为,上个星期我们在英雄乡,在我的竞技场见过面。”

2.5 小结

通过上文的分析,经历体形式与意义的四种对应关系从严整对立到逐渐放松,最后形成了最为宽泛的涵盖型,构成了从编码的语义差别到没有形式差别的语用

意义的连续统。它们在具体语言中又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形义匹配模式。考虑到许多语言中所具有的经历体标记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多种形式之间的匹配模式暂时还难以确定。不过根据目前的研究,湖南湘潭湘方言经历体的形式与意义的匹配关系最为复杂。胡亚(2015)在研究湘潭方言经历体时发现,类似于北方话“了”的“哒”直接对应于非特定经历,如例(15);“去来”直接对应于特定经历,如例(16);两者都是直对型。而“过”有两种用法,以非特定经历为主,只在非常限定的条件下表示特定经历,如例(17),所以在(18)中用虚线表示,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偏侧型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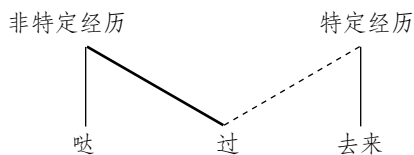
(15) 他以前打仗的时世受**哒**伤。 他以前打仗的时候受过伤。

(16) 我昨日子到北京**去来**。 我昨天去过北京。

(17) 你什么时世坐**过**飞机。 你什么时候坐过飞机?

这样,两种直对型和一种偏侧型共同构成一种M型的匹配模式,这在已有的研究中还未见到报道。

(18) 湘潭方言经历体标记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



上述四种对应关系的建立,仅仅是从课题组目前为数不多的个案研究中归纳而来的。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形成了一个描述经历体用法的概念层级:①特定时间状语表达的特定时间以及非特定时间状语表达的非特定时间,一般来说“昨天、前天、这个星期、上个星期”为特定时间,“上个月、去年”为非特定时间,至于特定时间和非特定时间的界限在哪儿,很难一刀切,最终要根据汉语和日语的形式区别来确定;②语义上的特定事件和非特定事件;③语用上的特定事件和非特定事件,如韩语的 *ess-ess* 可以把非特定时间表达的非特定事件转化为一个语用上显得特定的事件,这一点区别目前仅见于韩语的报道;④经历体的特定用法和非特定用法,比如汉语的“过”的两种用法;⑤非特定经历体标记与特定经历体标记及泛用经历体标记——韩语有两个标记分别是非特定经历体标记和特定经历体标记,而汉语的“过”只能视为用于特定经历和非特定经历两种用法的泛用经历体标记。

如果用这种思路分析更多的语言材料,将有可能进一步丰富经历体形式与意义对应关系的类型及其不同语言中经历体形式与意义匹配模式的细节。面对这些不同的对应关系和匹配模式,人们自然会问:一种语言为什么会有多种不同的经历体

形式?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复杂的关系?时体类型学解释的思路之一就是分析这些经历体形式的意义来源和词汇来源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层次和接触关系。

### 3. 演化为经历体的意义类型及其词汇来源

#### 3.1 经历体分布的区域性及其词汇来源的归纳方法

完成体与经历体的语法化来源有相当部分的重叠, Dahl & Velupillai (2013) 把完成体的词汇来源分为三类:一是源自领属动词构式,也称为“有”类完成体,如英语的完成体形式 *have + -ed*, 在 222 个样本中有 7 例;二是源自含有“结束、已经”义词语的构式,如约鲁巴语(Yoruba)的 *-ti*, 如例(19), 样本中有 21 例;三是其他来源的完成体,共 80 例。由于地图的限制,无法充分显示其他来源的完成体的具体分布,现有的外文文献的研究基础也不支持以地图的方式进一步细分经历体的语法化来源。

(19) Ó                    ti                    ka                    iwe                    na.  
他    完成体 / 已经                    读                    书                    这  
他已经读了这本书。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经历体表达手段既有动词后或句末较为虚化的成分,也有动词前类似于时间副词的手段。仅从汉语来看,有一个从动词前向动词后发展的过程,但是对某些东南亚语言而言,仅有动词前的成分,这些成分位置固定,意义虚化,也应当视为一种语法语素。在时体的宏观研究中可能对这些动词前成分无暇顾及(如 Bybee *et al.*, 1994),但对经历体这样富有特点且较为罕见的范畴而言,不应当忽略动词前的成分,否则会使我们的研究视野严重受限。

对于某个成分的语法化来源有三种分析思路。就经历体而言,一是经历体用法的直接来源,现有研究一般认为经历体是从完成体的结果性用法发展而来的,但是在汉语这样富有经历体的专用形式的语言中,这些专用形式的结果性用法很容易被覆盖,所以经历体直接来源的多样性难以把握;二是分析演化为完成体用法的体貌意义,进而探讨不同意义来源演化为完成体的不同路径,这是 Bybee *et al.* (1994) 和 Dahl & Velupillai (2013) 的思路;三是分析完成体、经历体这些语法语素的实义词汇来源,这是 Heine & Kuteva (2002) 的思路。本文结合后两种思路来概括经历体语法化的词汇来源的类型,先主要根据形成完成体之前的体貌意义或词汇意义分类,然后再按照从中演化而来的实词意义分类(共 10 类)。由于经历体分布具有区域性,经历体的研究深度同样具有不平衡性,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东亚、东南亚语言。

#### 3.2 演化为经历体的五种意义类型

##### 3.2.1 从完结体演化为经历体

发展为经历体的完结体主要从三种不同的词汇意义发展而来。

第一,实义为“过”义趋向动词,这是汉语及部分侗台语经历体最主要的源头意义(吴福祥,2012)。陈前瑞等(2015)证实,“过”在发展为完成体之前经历了一个完结体的阶段,表示事件完全、彻底的结束,如例(20),具体理解为强调从花开至花落的全过程<sup>①</sup>。在历史文献和与汉语有接触关系的语言中,“过”义语法语素还保留着完成体的结果性用法,如燕齐壮语的例(21)(韦景云等,2011:167)。

(20)望嵩楼上忽相见,看过花开花落时。(刘禹锡《送廖参谋东游》二首之一,《全唐诗》卷365)

(21) tu<sup>42</sup> mou<sup>24</sup> muŋ<sup>33</sup> kwu:ŋ<sup>24</sup> kwa<sup>35</sup> ɛou<sup>33</sup> dai<sup>55</sup>.  
只 猪 你 喂 过 就 得  
猪你喂了就行。

第二,实义为“结束、已经”义词语。陈淑梅(2001:87)、汪化云(2015)报道鄂东方言的“了”与相关成分的连用有经历体的用法,如“了去、了的”,如“二哥是不是问了的?”这些方言的“了的”兼有完成体的用法,进而可以追踪到“了”的完结体的体貌意义以及“结束”的动词意义。根据Dahl & Velupillai(2013),东南亚语言中的完成体有一些源于“结束或已经”义动词并具有经历性用法,如印尼语和爪哇语。但是,根据所依据的资料Dahl(1985:160-161)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直接证据,详见后文的讨论。不过,“已经”义词语演化为经历体的过程还未见详细的报道。

第三,实义为“得到”义动词。汪化云(2015)概括地报道了江淮官话黄孝片的团风及黄州、鄂州老派方言中使用“得”或“得子”表示经历且一般只出现于肯定句的情况。“得”在北方话中多用于状态补语,但在南方方言如江西的赣语中还保留完成体用法。汪化云(2015)把黄孝片方言的经历体追踪到江西移民的完成体用法,并进一步追踪到近代汉语的“完毕、结束”义。

### 3.2.2 从结果体演化为经历体

基于现有材料,发展为经历体的结果体主要从两种不同的词汇意义发展而来。

第一,“有、是”义助动词及相关成分组成的构式。多数由动词加分词构成,如英语等印欧语言;有的构式义为“有……经历”,如日语的 *ta koto ga aru*、韩语的 *un il i iss*;也有的直接由“有”构成,如汉语南方方言的“有”字句。当然闽方言的“有”经常与“过”等共现。这些成分演化为经历体之前的体貌意义一般归为结果体,表示过

---

<sup>①</sup> Tantucci(2015)把“过”这种“经过某一过程”的含义概括为 *traversative* (或可译为历程体),并与完结体和结果体一起作为完成体的路径之一。本文认为,这种意义还可以进一步虚化为一般的完结体意义,如“忍过事堪喜,泰来忧胜无。治平心径熟,不遣有穷途”(杜牧《遣兴》,《全唐诗》卷523)[引者按:此例与例(20)引自杨永龙(2001:215,223)];另立为一种特殊的体貌意义和演变路径的必要性不明显。

去动作带来的状态的持续,或表示单纯的状态持续。这是印欧语言中较为常见的演化路径,其突出特点是由静态谓词演化而来( Bybee *et al.*, 1994)。

第二,“附着”义动词。根据肖万萍(2010),桂北永福官话的词尾“着”表示对近期事件的经历。据储泽祥(2014),安徽岳西赣语的句尾“着”与“过”共现时有表示最近的经历的用法,从为数不多的描述来看,接近于表示特定事件的经历体(详见 Kim, 1998)。“着”在汉语北方方言中一般演化为进行体;在部分南方方言中演化为完成体,甚至进一步演化为经历体。陈前瑞(2009)将汉语史与南北方言的“着”的演化路径总结为结果体语法化的双路径,“着”的经历体的用法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路径,也证实了完成体与经历体的演化关系。

### 3.2.3 从“来、去”义趋向动词演化为经历体

发展为经历体的趋向动词包括“来、去”及相关成分。

第一,“来”义趋向动词表经历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方言中比较常见。Bybee *et al.* (1994)已经指出,“来”义动词直接演化为完成体。陈前瑞等(2009)已经用早期汉译佛经的语料证明了这一点。林华勇等(2016)运用四川资中方言点材料同样建构了从趋向动词直接到经历体的演化路径。

第二,“去”义趋向动词演化为一般的完成体比较多见,单独演化为经历体并不多见。在汉语方言中有一些含有“去”义成分的经历体形式,如前文提及的鄂东方言的“了去”、湘潭方言的“去来”,这两个方言的“去”分别出现在复合形式的外侧和内侧。伍云姬(1996:123)指出,长沙方言带“去来”的句子重在表经历,表示某个动作发生过,但不一定完成,或虽完成了,结果却不令人满意。这一点确实有特色,但是包括“去”义成分的经历体形式的演化过程目前还不清楚。

### 3.2.4 从限量体演化为经历体

限量体表示动作在时间上有界限,但没有内在的终结点(Stoll, 1998),主要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成分。

第一,量化成分,如苏州方言的“歇”(义为“一阵”)(杨莹等,2012)、鄂东方言的“趟子”(陈淑梅,2001:87)、山东寿光和胶南方言的“回儿”(张树铮,1995;郝晓瑜,2013)以及现代汉语的“一度”(于立昌等,2011)。英语副词的 *once* 兼有“曾经”和“一次”的意义,大致可以归为这一类。非洲语言学中有的把班图语言以外的经历体称为一次体(*semelfactive*)(Rose, Beaudoin-Lietz & Nurse, 2002:13)。本文推测非洲语言中可能会有一些源于量化成分的经历体形式。因此,非洲语言的经历体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调查的富矿。这些量化成分在演化为经历体之前的体貌意义到底是什么?学界讨论很少。王继红等(2014)把动量所表达的限定动作界限的体貌意义笼统地概括为限量体,试图构建从限量体到经历体的演变路径。

第二,感官动词。据 Ameka (2008:169-170),在非洲尼日尔-刚果语系克瓦语族(Kwa)的语言埃维语(Ewe)中,表经历的完成体形式在非现实的情态中,具有“试试看”(try and see)的意思。作者谈及跨语言中“看”义动词及其语法化形式也具有同样的用法,由此可知该形式的词汇源头意义应当是感官动词“看”。另如古汉语的“尝”、载瓦语的“看”义动词 *wu*<sup>55</sup>,这两种语言的感官动词都是经由尝试义发展为经历体(朱艳华,2012;王继红等,2014)。王继红等(2014)同样把尝试义也纳入从限量体到经历体的演变路径,因为尝试义是少量而有限地从事某项活动。既然已经尝试了某一事件,就是已经从事或发生了某一事件,并获取了一定的经验。

### 3.2.5 从惯常体演化为经历体

根据 Dahl (1985:161),爪哇语的 *tahu+V* 表示经历体意义,但无直接证据表明其词汇来源像 Dahl & Velupillai (2013) 所标注的源于“结束、已经”义词语。在 Zoetmulder & Robson (1982:1901) 的古爪哇语与英语的对译词典中, *tahu* 注为: skilled, practiced, trained, used (to),但在 *English-Malay Malay-English Dictionary* (Board of Scholars, 1992) 的同形词条中只有 to know, understand, recognize, be aware of 等意义。不过,根据 Stevens & Schmidgall-Tellings (2010:985) 的释义, to know, understand, to know how to 列为第 1 条义项;第 8 条义项为:(in some regions) (in negative and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ever; → PERNAH<sup>①</sup>,说明在印尼语的某些地区, *tahu* 在否定句和疑问句中表示经历,且与 *pernah* 的语义相关。另据该词典,印尼语的 *pernah* 注为:(at least) once (in the past), used to, have/has (plus past participle),虽实义不详,但依然涵盖惯常和经历两种用法。可见,爪哇语的 *tahu* 最基本的实义是“知道、懂,知道如何做”,可以归为“知道”类心理动词,沿着这一义项发展出“常常做某事”,进而虚化为“曾经做某事”,完全符合语义虚化和语用推理的规律。就目前而言, *pernah* 和 *tahu* 均兼有惯常义和经历义, *tahu* 跟“结束或已经”义没有任何联系,也不具备“结束”义在演变为完成体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完结体 (completive) 意义 (Bybee *et al.*, 1994:105)。

据 Lien (2007、2015),台湾闽南话的经历体形式 *pat4*,其实义词汇来源为“别”,意义为“识,知道”。Chappell (2001:63,83) 指出,该形式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文本中标注为:know, be used to doing<sup>②</sup>;后者的语法意义相当于惯常体的意义,并据此建构了从知道义经惯常到经历的演化路径。基于以上爪哇语和闽南话的证据,我

① 箭头表示此处引用了 PERNAH 的义项。

② 其语料来源为 van der Loon (1967)。另据 Lien (2007),在同期的闽南戏文中其经历体的用法只有零星的用例。

们把 *tahu* 和 *pat4* 演化为经历体的体貌意义界定为惯常体,并把其词汇来源确定为“知道”义动词。

刘蕾(2014)发现日韩外国留学生在用汉语经历体“过”的时候,会出现“过”与惯常副词共现的偏误,如“\*老师常常读过诗、小说、别人的作文什么的”,这是日韩学生过度使用“过”的偏误中比率最高的类型。杨育欣(2014)发现在马来语中经历体可以与惯常体共现。本文发现一些语言中的语法语素兼有惯常体和经历体的用法。这些材料都说明惯常体与经历体在语义上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一致性和多样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详见陈前瑞等,2018)。

### 3.3 经历体演化路径的启示

从上面的归纳来看,经历体体貌意义的来源已经超出了 Bybee *et al.* (1994) 归纳的完成体语法化的来源,其实义来源也超出了已有研究的范围,总体而言,较大地丰富了已有的完成体和经历体的研究。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通过一些语言的经历体形式很难直接考察其体貌意义和词汇意义的来源。一旦在研究材料和研究手段上有所加强,还可能发现更多的词汇来源,但体貌意义的类型则难有大的突破。

上述五类演化为经历体的意义类型中有三类与完成体的意义来源是一致的,它们是完结体、结果体和“来、去”类趋向动词。在这三类来源中,往往先发展出结果性用法,然后才产生出经历性用法。一般认为有历时演化关系的两种用法往往在共时中也会存在两种理解的可能。

限量体和惯常体在演化出经历体用法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出专门的经历体形式,这些形式往往不具有明显的结果性用法,如古汉语的“尝”(王继红等,2014)以及同样可以用于经历性用法的“常”。“常”的这种用法在训诂界中一般视为通假,但是跨语言的材料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通假与引申之间的关系,详见陈前瑞等(2018)的讨论。如何在经历体的语法化路径或语义地图中一并处理兼用和专用经历体这两种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限量体一般是有时间边界的,可视为有界的体意义;而惯常体一般没有时间上的边界,可视为无界的体意义。两者都可以发展出经历体意义,这说明经历体意义在有界性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表现,在汉语普通话中很自然地把“过”与“了”归为一类,凸显其有界的属性;而在斯拉夫语族中,经历体意义往往用未完整形式表达(参见 Dahl, 1985:143),凸显的是其无界的属性。

根据 Dahl (2000),完成体和经历体本身是一种语法化程度不够高的边缘视点体;比较而言,演化出经历体用法的完结体、结果体、限量体、惯常体应该是一种语法化程度更低的体貌意义。这里所说的惯常体是指用专门的形式来表达的体貌意义,

不同于未完整体在一定语境中显现的惯常意义。完结体、结果体一般归为表示动作基本阶段的阶段体,限量体、惯常体一般认为跟动作的量有关,一般归为量化体。陈前瑞(2008)把量化体也归为涉量阶段体,一并归为阶段体,从而建构了一个四层次的汉语体貌系统。演化的证据表明,这四类体貌意义都能够演化出经历体的意义,应该大致处于同一个语法化水平和概括化水平,从而进一步支持在共时系统中把它们归为一个体貌层级的处理方法。

#### 4. 结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地把经历体用法分为非特定经历和特定经历;并通过比较东亚和东南亚语言,将特定的经历体形式与两种经历体意义的对应关系分为直对型、偏侧型、倾向型和涵盖型,并初步分析了一些语言中多种经历体形式与两种经历体意义的匹配模式,明显地推进了经历体的研究。论文把经历体的意义来源归纳为五类:①完结体,②结果体,③“来、去”义趋向动词,④限量体,⑤惯常体;并细分了十类词汇来源。这不但修正了Dahl & Velupillai(2013)的部分标注,也丰富了该文献展示的语法化来源。除部分非洲语言之外,这些新鲜材料主要来自东亚和东南亚语言。因此,基于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丰富语料可以在这方面有更大作为。已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中国南方方言和侗台语的经历体的形成很可能是语言接触导致的区域扩散,至于其他区域的经历体用法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陈前瑞 2008 《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商务印书馆。
- 陈前瑞 2009 《“着”兼表持续与完成用法的发展》,《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四),商务印书馆。
- 陈前瑞 2016 《完成体与经历体的类型学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 陈前瑞 王继红 2009 《句尾“来”体貌用法的演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陈前瑞 杨育欣 2018 《惯常义演变为经历义的多样性——以英语、马来语和古汉语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 陈前瑞 张 旻 2015 《汉语经历体标记“过”的演变路径》,《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9辑,巴蜀书社。
- 陈淑梅 2001 《鄂东方言语法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
- 储泽祥 2014 《赣语岳西话“V着(O)了”里的“了”的性质及其参照作用——兼论唐五代“VO了”中的“了”》,卢小群 李 蓝(主编)《汉语方言时体问题新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郝晓瑜 2013 《胶南话经历体标记的用法研究》,《现代语文》第 11 期。
- 胡 亚 2015 《类型学视野的湘潭方言完成体和经历体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陈前瑞教授。
- 林华勇 肖棱丹 2016 《四川资中方言“来”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中国语文》第 2 期。
- 刘 蕾 2014 《韩日留学生汉语体貌标记“过”的使用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陈前瑞教授。
- 汪化云 2015 《黄孝方言的经历体助词》,《语言学论丛》第 52 辑,商务印书馆。
- 王 还 1988 《关于怎样教“不、没、了、过”》,《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 王继红 陈前瑞 2014 《从尝试到经历——“尝”的语法化及其类型学意义》,《语言科学》第 5 期。
- 王学群 2014 《“シタコトガアル”と“V 过”》,第六届汉日对比语言研讨会论文,中国人民大学。
- 韦景云 何 霜 罗永现 2011 《燕齐壮语参考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吴福祥 2012 《侗台语差比式的语序类型和历史层次》,《民族语文》第 1 期。
- 伍云姬 1996 《长沙方言动态助词“去来”和“咖哒”的对立与互补》,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肖万萍 2010 《桂北永福官话的“着”》,《语言研究》第 3 期。
- 杨 莹 陈前瑞 2012 《苏州话经历体的特定性研究》,汉语方言时体系统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央民族大学。
- 杨永龙 2001 《〈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 杨育欣 2014 《马来语与汉语经历体标记的用法比较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陈前瑞教授。
- 于立昌 吴福祥 2011 《时间副词“一度”的语义演变》,《古汉语研究》第 4 期。
- 张树铮 1995 《山东寿光方言的助词》,《方言》第 1 期。
- 朱艳华 2012 《载瓦语的“体”》,《汉藏语学报》第 6 期,商务印书馆。
- Ameka, Felix K. 2008 Aspect and modality in Ewe: a survey. In Ameka, Felix K. & Dakubu, M. E. Kropp ( eds. ), *Aspect and Modality in Kwa Languages*, 135–19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oard of Scholars ( University of Penang, Malaysia ) 1992 *English-Malay Malay-English Dictionary*. New Delhi: Languages of the World Publications.
- Bybee, Joan, Perkins Revere and Pagliuca William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ppell, Hilary 2001 A typology of evidential markers in Sinitic Languages. In Chappell, Hilary ( ed. ),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56–8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hl, Östen 1985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Dahl, Östen 2000 The tense–aspect systems of European Languages in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Dahl, Östen (ed.),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3–25.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Dahl, Östen and Velupillai, Viveka 2013 The Perfect. In Dryer, Matthew S. and Haspelmath, Martin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68>, Accessed on 2016–05–13. )
- Heine, Bernd and 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oue, Kyoto 1975 Studies in the Perfec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Kim, Nam–Kil 1998 On experiential sentences, *Studies in Language*, Vol.22: 161–204.
- Lien, Chifan 2007 Grammaticalization of *Pat4* in Southern Mi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8: 723–742.
- Lien, Chifan 2015 Formation of the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Pat4* 識 :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 change in Southern M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2: 273–299.
- Rose, Sarah, Christa Beaudoin–Lietz and Derek Nurse 2002 *A Glossary of Terms for Bantu Verbal Categorie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ense and Aspect (LINCOS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55)*. Munich: LINCOS Europa.
- Stevens, Alan M. and Schmidgall–Tellings, A. Ed. 2010 *A Comprehensive Indonesian–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 Stoll, Sabine 1998 The Role of aktionsart in the acquisition of Russian aspect, *First Language*, Vol.18: 351–377.
- Tantucci, Vittorio 2015 Traversativit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e aktionsart of 过 *guo* as a lexical source of evidentiality,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Vol.6: 57–100.
- van der Loon, Piet 1967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Asia Major, New Series*, Part II: 95–186.
- Zoetmulder, Petrus Josephus and Robson, Stuart 1982 *Old Javanese–English Dictionary*.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责任编辑:孙嘉铭)